

引来不少“四朵花、七朵花、九朵花”的跟风之辈。

到了明代，一批爱花文人著述颇丰。如主张“性灵说”的公安派代表人物袁宏道，其《瓶史》细分花目、品第、器具、择水、宜称、屏俗、花祟、洗沐、使令等诸篇，至今仍被奉为圭臬。《瓶史》一书流入东瀛，促生了宏道流花道。袁宏道认为，“花妙在精神，精神人莫造，寓意于物者，自得之”。高濂则在《遵生八笺》的《燕闲清赏笺》里写道：“对花，宜共岩桂、江梅、茉莉、薝卜、建兰、夜合、玉兰等花，香清色素者为雅。”

耐人寻味的是，唐人品花的“酒赏”，却为宋人、明人所嫌而力荐“茗赏”，几个王朝迥然不同又错综复杂的气质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
气 | 美姿容，标风骨

一切花语皆情语。它的姿态、颜色、香氛、意蕴、风骨，都是观赏者心境的投射。

陶渊明爱菊，孤标傲世。冷秋里冒霜吐颖的菊花，象征着洁身独善、散淡冲和的隐士格调。遁入阡陌林野，东篱下采菊，悠然见南山。今日天气佳，就吹笛弹琴，出门远足。政坛险恶血腥，但忧患虽深，当下也能感到一点惬意和满足。晋末尘满河洛、烟接寻阳，可谁说在最黑暗的时代里，一定无法保持一种澄明、真醇的状态呢。

当然，黄巢眼中的菊花，许是另一番光景。“飒飒西风满院栽，蕊寒香冷蝶难来。他年我若为青帝，报与桃花一处开。”“待到秋来九月八，我花开后百花杀。冲天香阵透长安，满城尽带黄金甲。”原本，其他花朵枯败之际，早植晚发的菊花却借由积蓄一年的“金水之精”，开得灿烂非常，服用之后，更有安抚燥热的效果。但黄巢的“菊花诗”偏偏狂情满纸，乃至透出凛冽杀气，好像一则昭示了帝国悲剧的谶言。

大唐辉煌的背影渐渐远去，倒是隔壁的日本吟哦着

“菊浦鲜落霞”“斯倾浮菊酒”，将遣唐使带来的古典“菊文化”延伸发扬。宫廷定期举办“菊花宴”，嵯峨天皇还仿效钟会专门写了《菊花赋》。后鸟羽天皇据说曾亲自锻打名刀，把十六花瓣的菊花镌刻为器身铭文，后世称“菊一文字”。此位天皇还将菊花图案制成皇家服饰和车舆的纹样，穿着行旅不离须臾。这个传统在皇室和贵族间流传，明治初年，“十六花瓣八重表菊”（正面）和“十四花瓣一重里菊”（反面）被正式定为皇家御用纹章，强调“权威”和“高贵”。而美国学者鲁思·本尼迪克特研究日本国情和文化性格的畅销著作，更直接定名《菊与刀》。

“生必以高山之巅”“桂子月中落，天香云外飘”，与菊花一样在秋日含馨吐蕊的桂花，也与菊花一样被赋予了高洁出众、绝尘脱俗的“花设”。《晋书》记载，晋武帝询问郗诜自我评价如何。对曰：“臣鉴贤良对策，为天下第一，犹桂林之一枝，昆山之片玉。”据此典故，引申出成语“蟾宫折桂”。“暗淡轻黄体性柔。情疏迹远只香留。何须浅碧轻红色，自是花中第一流。”宋人李清照一阕《鹧鸪天》，封性情萧疏、清幽柔雅的桂花为“第一流”。“弹压西风擅众芳，十分秋色为君忙。一枝淡贮书窗下，人与花心各自香。”同为宋代才女的朱淑真亦觉西风中摇曳的桂花确实弹压群芳，而书香熏陶之下，文心与花心一般馥郁。

“疏影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。”“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，中通外直，不蔓不枝，香远益清，亭亭净植，

郑思肖《墨兰图》。

